

外太空掉下隕石，它會當作一塊石頭，還是一個訊號？
遠方有來客，我們該如何迎接他，並且為之導覽？

關於外星世界的想像，是把人類當作了一個總體……
把人類擬作一顆行星，盼望著其他行星，能活著、能交談著。屆時，一種或多種星球語言將被發明、被使用，人類將走出本位，融進我們看過的外星電影中。

在一切尚未發生之前，且看人類社會，如何敘說這一切……

親 愛 的
外星人





若是遇見 外星女人



文 | 馬竹 (武漢)

像

我這樣對自然科學知識比較缺乏的人，無法消解對這個地球上林林總總神秘現象

的疑惑，也無法想像地球之外生命存在的樣式和文化。夢由心造，是如佛家所言心造萬物，譬如造出一個外星人。若能遇見外星人，我希望是一個貌美的外星女人，一個被我們想像是陰陽合體的年輕女子，她最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在一個神奇的深夜，一個神奇的地方，一個神奇的夢見。

我像一頭受驚的麋鹿，或者一條驚起的響尾蛇？隨便是什麼，總之是這個地球上相較動物缺乏本性相較生物缺乏靈性的人類之一，驚慌失措難道不是我們共同的常態？我知道在這個外星女人的眼裡，我是多麼可憐，也多麼可笑。她愈是可憐我愈是對我有利對吧。我似乎從她的眼裡看到，她知道我全部的生命資訊，所以她臉色柔和，一種同情心和悲憫心生發出來的熙怡之相。原來外星女人如此令人著迷。那是在我的故鄉，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我們村頭的一座土廟模樣醜陋。我平常不太喜歡這種

祭祀，因為土廟造得太簡陋，有辱宗教祭祀的精神意義。設置這樣一個場景，是因有藏匿極深的問題在我靈魂的正中間。她問我話了嗎？她的言語我無法聽懂。但外星人有很多方式與地球人溝通，突然她豎起了兩根手指。我明白了：兩個問題。

關於身體和心靈的問題，兩個。這兩個問題折磨我一生，且這折磨還將繼續，所以我要借此神奇遇見向一個外星女人提問。我把我的身體和心靈還原到我的鄉村，也就是把我歸還給我故鄉的那一大片鄉村。約一百年前，一座土丘像一個不大的圓，就像數學序列的第一個圖形。不久衍變為一個魚形，接著迅速擴大為三角形，短短幾十年後的今天則是多點構成的散落村莊，整個馬氏人口早已逾萬。從前四周都是汪洋澤國的大片湖泊，如今全都變成了糧田。我有關身體的提問直指這些糧田！我記得小時候也就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早已不再以漁獵為生的鄉親，耕作主要用草木灰作肥料，耕田中的除草和鬆土全靠鄉親們的雙手勞作，



所以我們吃的糧食可以說毫無汙染，我們村子周邊無論大河小渠還是塘堰溝汊的水，統統都是清清爽爽的。家家戶戶都有水缸和水桶，男人清早擔水，女人河邊洗衣，孩子下水嬉戲，我的童年就是在這樣的太陽河與月亮溝裡美美度過。隨著農藥化肥的持久深入，隨著各種來自城市的化學物品如方便碗筷、塑膠包裝、化學類用品的高密度滲透，我家鄉所有河流都遭到了嚴重汙染，再加上年久不修水利而致溝渠消失殆盡。不僅現在糧食不再有從前的那份香甜可口，就連日常生活用水也靠每家每戶自打水井維繫，要命的是各家各戶水井裡打上來的水，充滿了非常濃烈刺鼻的農藥味和其他說不清楚的異味。畢竟，經年累積在農田裡的化肥農藥與種種毒素，早已滲透在我們鄉村土地的深處。於是整個鄉村所有鄉親身體遭受的毒害最近幾年大面積爆發出來：我故鄉近些年得怪病死亡的人數急劇增加，非正常年齡非正常死亡人數急劇增加，從前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

各種癌症病亡事故經常發生，幾乎所有年輕人一旦走出家門後，再也不肯重返故鄉。可憐的鄉親們不敢生病，因為他們沒錢治病，而一旦發病多數都只好在家等死。如此的淒涼，如此的無助，我故鄉所有關於身體的痛苦……何以解決？

而至於他們心靈的疾苦更是叫人茫然。在我的鄉村，很少有人看報紙，看電視的人也不多，因為他們要忙於農作，長久以來養成了早睡早起也就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習慣。他們也不可能讀書，自從分田到戶之後也很少像從前那樣借著月色坐在一堆說話聊天，更沒有從前那種端著飯碗聚集在村口的大樹下邊吃邊聊的情境。鄉親們的精神生活，尤其在農閒的日子裡多數都靠打麻將去消遣時間以求忘卻心靈的存在。因為賭博有輸有贏，輸錢的家裡什麼樣的吵架都會發生，甚至於時有命案出現。他們當中多數人還不會城市裡的那些新玩藝兒，譬如手機和電腦一類。遇到人家做



紅白喜事，若是搭臺唱戲，也就趁此機會端了自家的板凳，坐在臺子下面聽幾段摺子戲，運氣好可以聽到全本楚劇《拜壽》、《四下》等等。還有一些人喜歡蠅營狗苟的打發光陰，陰雨綿綿或者漫漫長夜，那些寂寞難熬的女人媚眼橫拋亦如花枝招展只為招蜂引蝶，便有了男歡女愛之後的恩怨情仇發生。上了一定歲數的男人女人中，有信仰佛教的，到了哪個佛菩薩的誕辰日他們就吃齋念佛，平日裡卻難得聽到他們念經說佛或者呼喊佛號，極少看到他們結伴去哪個寺廟燒香禮佛。也有人信仰道教，卻非常不地道，除了在人家做道場聽到他們不成體統的裝神弄鬼之外，尋常日子幾乎都很會騙錢。在這些所謂有信仰的人群裡，還有極少幾個人信仰基督教的上帝，有時看見他們鬼鬼祟祟去做禮拜，既不張口是阿門，也不曾聽他們唱過哈利路亞，他們本想讓內心聖潔，卻在沒

有文化可言的那種文化氛圍裡顯得非常的一小撮，以致卑微到了把自己當做這個世間見不得人的撒旦。流淌在我故鄉精神河流裡的，或者說流淌在我鄉親們血液裡的，是一代代口口相傳的些許儒教要義，譬如學而優則仕，譬如克己復禮，還譬如窮則獨善其身等等。但這只是做人的一些基本原則，是屬於思想意識形態的固有，而非他們當下精神生活的平常內容。如此的蒼白，如此的貧弱，我故鄉所有關於心靈的貧瘠……何以救贖？

興許有人讀到這裡會問怎麼如此消極看待自己的故鄉？為什麼不把那些積極向上的、健康可愛的東西介紹給外星人？苦我故鄉的苦，心求解決之道，我甚至不忍心向我在這個世界的人類發問，只因我遇見的是一個外星女人……雖然是在夢中，抑或是在潛意識深處。

